



葑溪诗学丛稿初编

吴企明 / 著



吴企明 / 著

葑溪诗学丛稿初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葑溪诗学丛稿初编 / 吴企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95-2333-7

I . 莽… II . 吴… III . 李贺 (790~816) —唐诗—诗歌研究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839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180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一直有个心愿，想裒辑平时写就的、散见于各种书刊上的论文，汇编成集。近日，整理一下，发见论文数量较多，且内容涉及的方面较多，如诗学、史学、文化学、艺术学（诗画融通）、文献学等。于是，我将它们按内容归纳分类，准备陆续编成几种论文集。本书专编诗学的稿子，重点是李贺研究的成果，因为是第一本，称之为“初编”。数十年来，我居住在苏州葑门附近，葑溪是我生活、工作、读书、写作的处所，所以以“葑溪”冠于书名前，命之曰《葑溪诗学丛稿初编》。

笔者长期从事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唐诗学为主攻方向，特别喜爱“三李”的诗，素来关注李贺研究的动态和进展，自己也为此收集、积累相关资料，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动动笔头，写过一些文字。2009年，我应中华书局之约，编撰《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含《李贺年谱新编》），为了作准备，我先期作了李贺交游考、长吉诗艺术论、艺术渊源论、艺术影响论等探索，并对每首诗做了校勘、注释、评论、编年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有论说，有考订，论说详尽、论据充足，唯恐不能达意。但是，受到篇幅和体例的限制，写到注释稿里只能是论说的结论和考订的成果，无法将整个论说、考订的过程和论据全部搬入注释稿中去。待等《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书稿写定时，我还存留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和论考文字。这次编选论文集，我便将它们收进去，以便读者将来可以与《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对照着阅读。本集收录的文章，

前　　言

有些以前已经发表过，我在文后“附案”中，加以说明；没有说明文字的，便是新写的、没有发表过的文稿。

研究诗学，除了使用经传史籍、总集别集、诗话文论等典籍外，我还喜读学术笔记，诸如应劭《风俗通义》、颜之推《颜氏家训》、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顾炎武《日知录》、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常备案头。这些书，阐明名物典章制度，辨证误失，考镜源流，非常有助于我的诗学研究。为要替长吉诗作注，我便对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逐一进行考释，结果发见王琦《汇解》存在许多问题，如该注而未注、虽注而无书证、引书与原书不合、误注等问题，尤其是那些误注，贻误后学，亟须加以辨正。像《荣华乐》“纁纁如拳”，王注误引《益部方物略记》；《昆仑使者》，王注“使者”，误引《汉书·张骞传》；《感讽》五首，王注“青蝇”，误解为谗谮之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时宜裂大被”，王注误引虞喜《志林》孟宗母事；《老夫采玉歌》，王注“白屋”，误引《汉书》颜师古注等。为此，笔者撰写《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的优长和得失》、《长吉诗注辨误考证稿》，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长吉诗的原意。同样，我撰写的《〈东坡乐府笺〉斟补偶记》、《续记》、《〈稼轩词补注〉释例》这些辨章学术、证误补阙的论文，正与我喜读学术笔记、拓展视野、厚养学殖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致力于唐诗学研究，熟谙唐诗名句，宋人写词往往采撷唐贤名句，很容易被我发现。宋代词人化诗境为词境，变诗律为词格，也就成为宋词重要的艺术特征。前代诗词论家也多所论述。收在本书中的《贺铸词字面从长吉诗中来》、《长吉诗与词曲》两篇文章，以李贺诗为切入点，论说宋代词人囊括唐诗、汲取唐诗艺术营养的审美特征。我还以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作为例，着重探讨他们与唐诗的渊源关系，获得大量例证，充分证明苏、辛两位词人接受唐诗的自觉精神。龙榆生先生的《东坡乐府笺》和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虽说已经注出不少苏辛词从唐贤诗句脱化而来的例句，但还有许多实例，龙、邓两氏尚未撷出。有些还是很重要的例子，例如苏轼《桃源忆故人·华胥梦断人何处》词云：“几点蔷薇香雨”，语出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

词·四月》：“依微香雨青氛氤”。苏轼《雨中花慢·邃院重帘何处》：“一枝红杏，斜倚低墙”，语出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又如辛弃疾《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词云：“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邓注黄庭坚《水仙花》句，与辛词词意不合，此句实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辛弃疾《卜算子·饮酒败德》词云：“蝼蚁侵枯骨”，语出杜甫《遣兴三首》(其一)：“朽骨穴蝼蚁”。其例甚多，不再一一赘述。笔者在龙笺、邓注的基础上，补出许多例证，帮助读者深入认识唐诗、宋词的传承关系。

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文献图书出版分社雷回兴社长的鼎力支持，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笔者既可向国内外学界朋友们汇报、展示自己一个方面的研究心得，又将自己深思敏悟、阐幽发微的文字奉献给读者朋友，了我心愿。书中疏误处，恳切地期望得到大家的提正。

吴企明
2012年6月26日

目 录

1

论李贺及其诗歌——《李贺集》前言 / 1

目
录

李贺诗歌的哲理意蕴 / 9

李贺诗歌艺术论五题 / 13

(一)艺术想象论 / 13

(二)语言艺术论 / 20

(三)讽刺艺术论 / 24

(四)艺术技巧论 / 28

(五)中唐时代文艺审美趋向和李贺诗艺术风格的定格 / 36

长吉诗艺术渊源论 / 42

(一)祖骚与胎息诗三百 / 42

(二)镕铸古今乐府 / 45

(三)转益多师是汝师 / 49

(四)不薄今人爱古人 / 53

(五)李贺与杜甫 / 56

(六)采撷古小说入诗 / 63

(七)兼取众长和独辟蹊径 / 64

贺铸词字面从长吉诗中来 / 66
长吉诗与词曲——李贺诗歌影响论之一 / 69
论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的优长和缺失 / 76
长吉诗注辨误考证稿 / 87
李贺交游考 / 109
(一)沈述师 / 109
(二)崔植 / 111
(三)陈商 / 114
(四)沈亚之 / 116
(五)皇甫湜 / 120
(六)杨敬之 / 127
(七)杜悰 / 130
(八)韦仁实 / 133
(九)张彻 / 133
(一〇)权璩 / 137
(一一)张又新 / 139
(一二)王参元 / 142
(一三)李汉 / 143
《李贺资料汇编》前言 / 147
《东坡乐府笺》斠补偶记 / 154
《东坡乐府笺》斠补续记 / 166
《稼轩词补注》释例 / 175

论李贺及其诗歌

——《李贺集》前言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李贺出生于河南府福昌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父亲名叫李晋肃,是疏远的皇族,一生职位低微,仅做过陕县县令,虽然家道中落,他却是一位博雅贤达的士大夫。李贺从束发读书以来,在父母的关爱、诱导下,一直勤奋好学,广泛阅读经传史籍、诸子百家、古小说等方面的书籍。知书达理的家庭、山水秀丽的家园,陶冶了天才诗人幼小的心灵,他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广泛吸取和孜孜不倦的诗歌实践,为他后来取得较高的创作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十八岁的诗人,满怀理想和希望,赴洛阳应河南府试,踏上了求取功名、期望施展抱负的人生道路。诗人凭着出众的才华,很顺利地通过府试,取得了“乡贡进士”的资格。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这位刚刚踏上社会、充满幻想的年轻诗人,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原来,府试后,一些嫉妒李贺的举子,对他进行诽谤,说他应当避父亲的名讳,不该去参加礼部考试。他得到正在洛阳任职的韩愈(特意为他写了一篇《讳辩》的文章)、皇甫湜的支持和鼓励,毅然赴京应试。终因礼部官员听信谗言,选拔人才草率从事,“闇扇未开逢猰犬,那知坚都相草草”(《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致使他名落孙山,遭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

元和三年(808年)春,遭谗落第的诗人,带着懊恼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闲居读书的生活。直到这一年的九十月间,诗人又经洛阳西

入长安，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他先是干谒请托，终无结果，后来走“父荫得官”之路，由宗人荐引，经过考试，在元和四年（809年）春天，被任命为太常寺奉礼郎。奉礼郎是个从九品的小京官，“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官卑职微，受尽达官贵人的冷落和凌辱，过着苦闷抑郁的游宦生活。长安三载，诗人目睹耳闻藩镇、宦竖祸国殃民的罪行和贵族官僚集团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拓宽了视野，提高了识见。诗人结识了一批知心朋友，都是些尚未及第的举子如沈亚之、陈商，沉沦下位的小官吏如杨敬之、权璩，还有虽及第尚未出仕的张彻等，他们投分契合，交往甚密，指点江山，激浊扬清。李贺在他们的影响下，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篇。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热情最为旺盛的时期。长安任职，在政治上诗人是不幸的，在艺术上却是大幸的，人生之祸福相倚，岂不然哉！长安的现实生活，彻底打破了诗人的幻想和迷梦，他再也不堪忍受心灵被蹂躏、理想被践踏的遭际，也因身体多病，便于元和七年（812年）春，辞官返乡，过着闲居归卧昌谷的生活。

为寻找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也为谋求生计，诗人在昌谷闲居一年以后，也就是元和八年（813年）夏，自家乡出发去潞州，投奔当时正参潞幕的故友张彻。可惜，他没有受到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重视，在潞州度过了一年九个月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元和十年（815年）春，他告别张彻，南下探视正在和州任职的十四兄。恰当时，吴元济据蔡州反，对抗朝廷，宪宗调集诸道兵马进讨，淮西一带非常混乱，诗人北归之道受阻，便干脆南游吴会。他先后到达金陵、吴兴、嘉兴、绍兴、甬东等地，饱览江南风光，写下许多描写江南风物的诗篇。元和十一年（816年），淮西战乱稍为缓解，李贺便北归家园。南北游历，并没有带给诗人一线希望，迭遭挫折，抱负无法施展，理想无法实现，胸中郁结的愁闷难以消除，再加上体弱多病，旅途劳顿，他经受不住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匆匆走完二十七个春秋，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李贺短暂的一生，历经德、顺、宪三朝，而他的生活和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元和时期。统一强大的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国势已由盛转衰，原来就很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这时就更加突出，而藩镇割据和宦官擅权，成为中唐时代两大社会症结。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

一批头脑清醒的进步政治家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他们要求加强中央集权，革除弊政，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力图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永贞革新”，就是这种政治要求的集中表现，但在宦官、藩镇和贵族官僚集团的猖狂反扑下，惨遭失败，唐宪宗受宦官等腐朽势力的拥戴，登上帝位。宪宗执政十多年来，曾经有过多次平藩的功绩，也任用过李绛、裴度等人做宰相，取得了“中兴”的表象，但是他宠信宦官，亲近佞臣，追求神仙迷信，中唐社会黑暗腐败的现实，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中唐前期诗坛上，曾一度沉寂，到了元和时代，重又出现繁荣的气象。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都兴起在这个时期，先后涌现出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元稹、刘禹锡、孟郊、张籍、王建等著名诗人，他们以各自的独特风格和诗歌成就，给中唐诗坛带来蓬勃的生机。元、白等人用平易通俗的语言，反映人民疾苦，他们的诗篇，广泛传诵。韩孟诗派各诗人，因个性、才能的差异，呈现着不同的艺术风格。此外，张、王乐府诗的优美秀巧，刘禹锡近体诗的雄浑深邃，柳宗元古体诗的清峻古峭，也都别具一格。而尚奇的审美趋向，是中唐时代文学艺术家共同的艺术追求，韩孟诗派尤为突出，韩愈的奇而雄，孟郊的奇而古，贾岛的奇而清，卢仝的奇而怪，正是这种时代风尚的具体表现。

李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诗坛上，他的诗歌创作，就必然带着时代的印记，深受时尚的熏染。

宋人赵璘说李贺诗“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因话录》），不知赵璘读过几首李贺诗，竟然作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评论。我们综观李贺集，深入分析长吉诗的思想内容，真叹服这位年轻诗人的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概言之，他的诗歌具有几方面的社会意义。一、诗人坚持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歌颂历史上为祖国统一和在平叛战争中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如《秦王饮酒》、《王濬墓下作》、《雁门太守行》；揭露并抨击藩镇叛乱祸国殃民的罪行，如《猛虎行》、《公无出门》诸作。二、诗人反对宦官专权，揭露并讽刺他们扰乱朝政的罪行和无能懦怯的丑态，如《感讽五首》（其二）、《汉唐姬饮酒歌》。《吕将军歌》写道：“檮檮

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簾中花箭香。”把统兵宦官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三、诗人无情揭露贵族官僚集团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荣华乐》、《秦宫诗》等作品，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向人们展示一幅幅上层社会的生活图卷。《梁台古愁》、《荣华乐》的结尾，诗人以十分警策的诗句，揭示了贵族官僚集团必然灭亡的命运。四、诗人反映自身和友朋们的不幸际遇，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壮志难酬的激愤，如《赠陈商》、《送沈亚之歌》诸诗篇，充分表现这种感士不遇的历史主题。《开愁歌华下作》描写诗人在理想与现实极度矛盾的状况下，心头郁结的忧愤，难以排遣，所以他便击剑以泄愤，饮酒以消愁。仕途蹭蹬、遭际侘傺，并未消磨诗人的锐气，他从心底深处迸发坚持理想的心声。“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寒风又变为春柳，条条看即春濛濛。”（《野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五、诗人揭示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反映下层百姓的痛苦生活，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南园十三首》（其二）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老夫采玉歌》为“不念民生者”打起了警钟；而比较集中体现这种思想的诗篇，是《感讽五首》（其一），通过官吏逼税的描写，反映千百万劳动者的共同遭遇，具有典型意义。六、诗人宣扬朴素唯物思想，反对神仙迷信，尖锐地嘲讽统治阶级追求长生的愚蠢行为。《浩歌》、《古悠悠行》等诗，充分肯定世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高山变为平地，沧海移为桑田，春秋逮代，朝暮更替，岁月消逝，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苦昼短》、《官街鼓》、《神弦》等诗，否定神的存在，揭露神仙巫术的虚妄性，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崇信神仙、追求长生的唐宪宗。

长吉诗歌千百年来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除了它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外，还因为它独具风貌，创造了神奇瑰丽的诗境，给人以无穷的审美享受，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首先，长吉鼓起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古往今来地展开奇思遐想，既运用超现实的，也运用如实反映现实的艺术想象方式，以迥然异趣的艺术构思、大胆奇警的艺术夸张、奔放炽热的感情，创出奇瑰的诗歌意境，把人们带进奇丽变幻的艺术美的境界里，从而形成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奇特的审美特征。《梦天》、《天

上谣》、《李凭箜篌引》等诗,最具代表性。其次,长吉寓意于物,移情于景,把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意念和理想,含蓄蕴藉地包孕在艺术形象中,熔景物、情感、议论于一炉,构成诗味隽永的艺术意境。读者通过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境,深切体识诗篇的题旨。《五粒小松歌》,诗人把自己受压抑受迫害的际遇和要求摆脱困境的愿望,蕴含在姿态奇特的小松形象里,思想、艺术绾合得非常巧妙。《艾如张》把有形的捕雀罗网比作无形的社会罗网,设喻自然贴切,寓意深远含蕴。诗人笔下的“马”和“剑”的形象,寄寓着诗人施展才能、实现理想的愿望,抒写诗人怀才不遇、无人赏识的郁闷,很有艺术魅力。再次,长吉刻意锤炼语言,造语奇隽,凝练峭拔,色彩浓丽,形成诗歌语言“瑰丽奇峭”的审美特征。他是中唐时代“苦吟”诗人中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追求“戛戛独造”的艺术境界。因而在他笔下,精警、奇峭、凝练而富有独创性的语言,比比皆是。长吉诗的语言又颇具音乐美。他喜欢运用双声叠韵词、叠字,繁密的韵脚,长短参差的句式。韵律和谐、节奏明快、旋律错落有致,音节浏亮,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增加音响效果。其四,长吉诗以其犀利精警的讽刺艺术,尖锐地、准确地揭露并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丑恶事物。李贺诗长于讽刺,宋刘辰翁评《昆仑使者》“元气”句云:“甚有风刺”(《吴注刘评》)。清人王夫之也独具只眼,指出“长吉长于讽刺,直以声情动古今”(《船山唐诗评选》)。诗人在揭露、抨击现实生活中丑恶事物时,总是带着强烈的爱憎感情,极尽嘲笑、揶揄、讽刺之能事,笔锋辛辣,入木三分,如《荣华乐》、《秦宫诗》等。《感讽五首》(其一)对县官、簿吏相继逼租、贪得无厌的丑态,作了辛辣的讽刺,揭露他们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罪行。其五,长吉以其灵活多变的乐府诗,丰富并发展了我国乐府诗的艺术传统。他在乐府诗的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拟古中有夺换,继承中有创新,如《猛虎行》,借古题以揭露中唐时代藩镇的专横跋扈,《公无出门》,用《公无渡河》古题,稍易本题字面,别出新意。他继承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艺术传统,写出新题乐府,如《老夫采玉歌》、《宫娃歌》。他又将古人事创为新题,如《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托古寓今,焕然有新意。李贺的乐府诗,着力锤炼语言,色彩秾丽,注意内心感受的抒写,题旨

比较含蓄，与古乐府、唐代新乐府的语言质朴、注重叙事、题旨显豁迥然不同，呈现出匠心独具、风格卓异的面貌。薛雪认为“唐人乐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礼、温助教，尤宜另炷瓣香”（《一瓢诗话》）。诚哉斯言！

毋庸讳言，李贺诗歌思想、艺术上都还存在不少弱点，这些弱点又往往与它的长处交糅在一起，正像光泽瑰丽的宝石中出现斑斑瑕点一样。这个特征，是由诗人思想感情的复杂性决定的。诗人曾怀抱报国的豪情壮志，热情追求美好的理想世界，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努力面对现实生活，写作重大社会题材的诗篇。但是当踯躅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抱负无法施展，理想时时破灭，他又陷入思想极度迷惘、苦闷之中，情绪抑郁低沉，发出低回的哀叹，如《秋来》、《伤心吟》等作；他萌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如《铜驼悲》、《将进酒》等诗；他也溷迹声色之中，写出一些格调平庸、挟妓宴游的篇章，如《夜来乐》、《花游曲》等诗；他还感受到“老”、“死”的威胁，常向幽冷凄清的景色，甚至进到墓地，去寻找灵感和诗美，好用“泣”、“死”、“血”、“鬼”等字眼，表达沉闷、死寂的感受，如《感讽五首》（其三）、《苏小小墓》等作。王世贞曾用一个“过”字，概要地评论李贺诗歌（叶燮《原诗》引），很有见地。长吉追求秾丽、奇峭，但有时过于华美、雕琢；长吉追求含蓄蕴藉，但有时也过于晦涩难懂，如《恼公》、《夜来乐》等诗。我们相信，如果假诗人以年寿，使他有更为深广的社会观察和创作实践，那么，诗人的思想将会更成熟，观察和表现社会生活将更为宽广和深刻，他的缺陷和弱点将会更少一些，长吉诗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评注诗歌难，评注李贺诗歌更难。李贺诗有太多的费解之处，又有太多的纷纭之说。因此，本书的评注工作，在博观约取、参酌众说的基础上，力求多表达一些自己的研究心得，以成一家之言，使本书兼具知识性、可读性和学术性的特点，以适应更多读者的阅读要求。笔者在努力完成出版社提出的总体编选标准以外，还想在两个方面多做些工作：首先，本书按诗篇的作年排列，体现编年的宗旨。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

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属。”我们要真正了解李贺，就只有把他放在“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属”中去考察，把他放在韩愈、皇甫湜、沈亚之、陈商、王参元、杨敬之等人与李贺的交流中去考察，李贺诗歌风格的形成、创作道路的发展，都与“集中在他周围”的这些诗人密切相关。如果将应河南府试定在元和五年，就不能不顾韩愈、皇甫湜的行踪；如果将始为奉礼郎定为元和六年，就不能忽略王参元应李愿之聘任徐州节度掌书记的事实。笔者着意将评注诗稿按写作年代编排，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的生平出处、交游行踪，他与“集中在他周围”的诸位诗人、亲属的亲密关系，更好地阐述他的创作道路和探知他的心路历程。笔者选评了一些关涉诗人生平交游的诗作，如《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出城寄权璩杨敬之》、《送沈亚之歌》、《仁和里杂叙皇甫湜》等篇，都是出于以上的考虑。完成这一任务，难度较大，史籍记载李贺生平极简略，李贺集历来以一种形式编排（四卷本或四卷加集外诗），既非以类相从（只有日本内阁文库高丽版《李长吉诗集》是个例外），也不分体式，更无时序可循，无法提供更多的诗人行踪的信息。所以评注李贺诗，笔者首先从考察他的生平交游入手，再进而论其诗作思想、诗艺，最后才完成编年的任务。《金铜仙人辞汉歌》以下十一篇，难以确定其作年，姑附于后，俟后再考。

其次，评注李贺诗，加强诗歌作品的本体研究，除了联系时代、诗坛的背景，探索其题旨及深层意蕴外，笔者致力于诗歌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与阐发，诸如构思立意、缔象造境、结构层次、诗法技巧、典故运用、用韵特征、锤字造句等，联系各个选篇的具体情况，在“品评”文字中作较为详明的论述。笔者不同意长吉诗只有佳句，不理会章法的旧说，结合若干首长篇古诗的剖析，说明长吉诗很重视起、结、转、应诸方面艺术技巧的运用。诗人并非只有佳句，不重章法，他的结构艺术造诣很高。一般评注诗作的选本，很少谈及用韵问题。笔者注意到李贺善用古韵，喜用密韵、“柏梁体”用韵之法，尤其是换韵与章法的紧密关系，创造诗篇的音乐美。因此，结合具体例证，撷出其用韵奥妙，或许对诗意图理解会有所帮助。

本书以通行的清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为底本,参校《续古逸丛书》影印宋蜀刻本《李长吉文集》(简称宋蜀本)、上海涵芬楼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藏蒙古本李贺《歌诗编》(简称蒙古本)、日本内阁文库藏高丽版李贺《李长吉诗集》(简称日本内阁文库本)等。对相关异文,于“注释”中加以说明。

评注稿中引录过许多前代和近代学者的论述,对一些引录次数较多、出现频率较高的著作,采用简称之法,以省篇幅,如吴正子笺注、刘辰翁评点《李长吉歌诗》,简称《吴注刘评》;徐渭、董懋策评注《李长吉诗集》,简称《徐董评注》;曾益注《昌谷集》,别名《李贺诗解》,简称《诗解》;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简称《黎批黄评》;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简称《汇解》;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简称《方批》;陈弘治《李长吉歌诗校释》,简称《校释》。

应命编撰本书的时间较为匆促,又限于笔者的学殖、识见,论述中定有许多疏漏、失当的地方,殷切地期望得到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本文原载凤凰出版社 2007 年版《历代名家精选集·李贺集》卷首)

李贺诗歌的哲理意蕴

长吉诗有不少篇章的题旨以及有些作品部分诗句的艺术意象，已经不能用“情感的抒发”、“生活的再现”等常见的论说性语言加以表述，因为它们含有很深的哲理意蕴，这是诗人探索宇宙和人生、进行哲理思辩的艺术表现，是中唐时代哲学思潮在诗人李贺头脑中的反映。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观点，曾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唐代亦然，李贺却肯定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浩歌》），“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高山夷为平地，沧海变为桑田，羲和驾着太阳车不停地飞驰，时间的长河在流逝，宇宙间一切事物在变化，社会在前进，陈腐的事物一定会被新生的事物代替。李贺《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诗人认为昼夜更替，古今不尽，沧海桑田，变化无穷，这是自然界的规律。秦始皇、汉武帝尽管学道求仙，冀求长生，但难免一死，秦朝、汉朝也不可能避免地被后朝取代，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全诗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形象地阐明了宇宙千变万化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姚文燮《昌谷集注》评本诗云：“足知世间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谁谓长生真可致乎！”姚氏“未有久而不化”的评论，极是深刻。李贺的